

壯烈殉國的張自忠

王覺源

(本文插圖刊第39、40、41頁)

風雨同舟把舵人物

我寫「華北風雲中的宋哲元」一文（見中外

雜誌第二二五期）中，曾提到後來壯烈殉國成仁的張自忠。其忍辱負重，死事之忠烈，真可昭日

月而泣鬼神。他是對日戰爭之初，在華北風雲中，與宋哲元風雨同舟、操槳把舵的重要人物之一。

七七事變後還接戴了宋哲元的爛斗笠，做了「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繼續執行宋哲元對日的既定政策。其時，張自忠

以大義所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心如刀割，

背如「刺」之情形下，雖已達成某種政策的部份目

的，終因日方勢在必得，橫蠻壓迫，防堤大決，

至無法堵塞，不得已，他才退思作「留得青山在，

不怕沒柴燒」之謀，改絃更張，繼續執干戈，

以衛社稷。

張自忠字謹忱，與宋哲元爲大同鄉，山東臨清人。抗戰時期，南京羣奸之中，有無錫顧忠琛者，任偽府監察院副院長，亦號「謹忱」，與張自忠字相同。顧忠琛昔任國府文官處參事，後則失節反常。無錫吳稚暉先生嘗謂：故鄉諸賢哲，

食貧茹苦，不敢失節。若顧謹忱者，其所「謹」者，究何「忱」乎？以視張謹忱，實忠奸迥別。

投筆從戎矢志報國

張自忠生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殉國時恰爲五十歲。幼習詩書，長攻法學。曾以外敵

環伺，國事日非，二十四歲時，即矢志以軍功報國，投入陸軍隨營學校。畢業後，初服役於老西

北軍馮玉祥部，及民國十九年中原戰爭結束後，中央委任之爲二十九軍宋哲元部第三十八師師長

。「九一八」事變後，二十九軍喜峯口之大捷，就是張自忠與所部旅長趙登禹作戰的傑作，於是

張自忠、趙登禹勇敢善戰之英名，從此不但蜚聲

全國，中央且頒授張自忠最高勳章——青天白日

勳章，以彰其偉績。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進侵中國的陰謀日益緊急。日本首先要求「華北特殊化」，策動晉、冀、察、豫、魯五省脫離中央，施行自治。時中央對日抗戰，尚在積極準備階段，對日本之無理要求，既不能從，又不能拒，在進退兩難之際，祇好採取敷衍拖延政策。爲因應此一政策之進行，

乃於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爲委員長，張自忠則以本會委員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既握華北軍政大權，爲掩護計，乃起用大批親日份子，依中央所示機宜，與日周旋，宋哲元亦以抗日轉而親日。此一態度之苦衷，當時頗不爲世人所諒解。張自忠復兼任天津市長（後改任肅振瀛），所部三十八師，亦移防天津。心志所在，與宋無殊，共維華北苟安之局。

東北既陷，日本進侵中國的次一目標，就是華北，而天津市則首當其衝。張自忠秉承中央密令，仍與日本積極敷衍。及「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宋哲元與日方既破了臉，便無法與日繼續委蛇。中央乃令宋哲元退至保定，作對日抗戰的佈署，而以張自忠繼任宋職——代委員長及綏靖主任。並責以忍辱負重，未到最後關頭，必須與日多方敷衍應付。張自忠雖以責任艱鉅，但義不可辭，仍不計生死，毅然負起對日折衝的責任。祇是日方此時的心意與要求，已視「冀察政務委員會」爲絆腳石，阻礙了它不能任其爲所欲爲，而要徹底消除，代以純粹的傀儡組織。日方的要

求，固使我方難以容忍，而日方亦似毫無商量變通的餘地。形勢已經到了懸岩絕境，張自忠心餘力細，也祇好勒馬懸崖，化裝乘自行車脫險至天津，經由青島、濟南，轉赴南京，向中央請罪。

歷盡艱辛虎口脫險

張自忠將軍化裝脫險的經過，據其逃抵南京以後，語其友人劉君祥先生的轉述，頗有些傳奇式的情景，耐人尋味。劉君祥說：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八日那天，張將軍乘敵人監視比較鬆懈之際，曾移住於美國同仁醫院。不久，發現醫院附近佈滿了日方的便衣偵探時，又再化裝逃出醫院，避居在一個西籍友人家，旋遷居於北新橋。終因風聲日益緊張，知已無法立足，才決心離開北平。

張自忠第一次離平時，是化裝成一菜販，在車上放了一些殘亂的菜蔬，假裝在城裏賣完了菜，推車出城返家的形象，希望有幸混過。不料快要到西直門時，遠見許多日軍正在強行拉夫，張自忠深恐被日軍拉去當力夫，祇好推車循原路回到北平城中。第二次企圖離平時，則化裝為一小販，肩挑簍筐，從彰儀門混出城。不意走到長辛店，正遇着我方的游擊隊與日軍交火，頗為激烈。張自忠無法通過，祇好在一老農婦家中，求宿一夜。及次日凌晨，前面的戰鬪仍在進行之中，通過的希望仍然很少，不得已，祇好又潛返北平城。

在北平又住了四天，第五日，適遇大雨傾盆，張自忠認為這是逃走的最好機會，便將先日所準備的一套孝服穿上，偽裝孝子上墳的模樣，騎

一輛自行車，車上放着裝了香、燭、錢帛的籃子，從德勝門混出城外。原計劃直奔通州，當走到半路途中，鄉民紛紛傳說：「通州附近，日軍正在大拉壯丁。」他不願冒險前進，便又折回楊村到天津的大道，盡力奔馳，不敢稍息。因為時光已經不早了，怕日軍在路上佈置崗哨，不准通行。

及穿過楊村時，正遇見一些日軍官兵，混在一塊尋歡作樂，挾着許多被擄來的中國婦女，在瘋狂的飲酒。張自忠乘其不注意防範時，便猛踩自行車，通過他們的前面（因無別路可走，也來不及作後退的打算）。等到日軍發覺時，他已經跑了很遠。日軍也沒有窮追，僅放了一陣亂槍而已。他繼續前進不多時，天已昏黑，又正下着大雨，便在一家茶店中，向一位跛足老者乞宿過夜。那時，他離開北平已經兩天多了，路上沒有吃過一點東西，餓得非常難過，就情商於老者，幸得老人的同情，給了他一塊燒餅和一杯溫茶。他捧着這頓豐盛的晚餐，便狼吞虎嚥地立即吃光了。

第二天，快要到天津的時候，才把孝衣和自行車先後拋掉，小心翼翼的走過日本憲兵檢查站時，謊稱為菜販，再把衣袋中的錢鈔奉上。在憲兵一聲叫「走」之下，才溜到了外國租界。從此便脫離了虎口，繼奔前程，投入抗日的大本營。

與日周旋志切抗敵

南京。

壯烈殉國千古一人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張自忠與日軍苦戰經旬，終於血盡氣窮，以身殉國。其忍辱負重之精神，與其死事之壯烈，不但為對日抗戰史上第一人，

態度，曾被不明真相的輿論所誤解。當其脫險抵達南京以後，集衆謗於一身，而不能辯；滙萬矢於一的，而不能拔。最高當局明其心跡，許以忠貞，除多方慰藉之外，並委以重任。二十七年春，便畀以五十九軍軍長之職。奉命率部拒敵，首戰却敵於淝水；臨沂敗敵，又造成臺兒莊的大捷。張自忠的威名，立時聲震中外。繼克敵於徐州，以戰功晉升為二十七集團軍軍團長。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張自忠的「漢奸」誣名，亦撥雲霧而見青天。

駐防襄、樊，日人來犯。在一對十，以寡擊衆之情形勢下，再造成鄂北大捷。以上歷次大捷，皆為我對日抗戰史上的著名戰役。以致後來，凡張軍所駐之地，幾使胡兒有不敢南下牧馬之勢。張自忠隨升任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二十九年五月，日軍大舉進攻襄、樊。方家集一役，已大敗敵軍，此時原可稍事休息整理，但張自忠志切根本消滅敵軍，乃乘勝跟蹤緊追不捨。為鼓勵軍心，並身先士卒，且遺書於副軍長（五十九軍）馮治安，表明：「許國決心，並託以公私後事」。認為兵兇戰危，必心無罣慮，才能奮勇殺敵。

即求之於古名將中，亦不可多覩。人謂：「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而張將軍乃決心成仁，立志取義，抱必死之決心，謀定而後動，故其成仁取義，實慷慨、從容兼而有之。

張自忠殉國消息傳到重慶以後，蔣中正委員長大為震悼。同時也懷疑：何以總司令戰死，副總司令及軍長、師長均未陣亡？遂下令徹查，並嚴令找回張將軍的忠骸。否則，重辦高級將領。繼張將軍任五十九軍軍長的黃維綱奉令後，親率部隊，再渡襄河搜尋，終於發現張將軍的墳墓（據說爲日人所安葬），並樹立木牌，可見敵人對張自忠（也是敬仰的），乃將其靈櫬先由陸路運至宜昌，停於東山寺。事先並未公佈，及消息一經傳出，宜昌民眾不期集而弔祭者，逾數萬人，有的掩面流涕，有的悲呼嗟嘆。有一位老婦人得此消息，且含淚煮麵食、捧香燭，前來弔祭。情景之感人，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蔣委員長悼痛尤深

張將軍的靈櫬，由宜昌再運到重慶之當日，

蔣委員長特通電全國，稱：

「張總司令靈柩殉國之耗傳來，舉國震悼。今其靈柩於本日運抵重慶，中正於全體將士告悲痛之餘，謹述其英偉事蹟，爲我全體將士告。追維靈忱與敵作戰，始於二十二年喜峯口之役，迄於今茲豫鄂之役，無役不身先士卒。當喜峯之役，殲敵步兵兩聯隊，騎兵一大隊，是爲靈忱與敵戰之始。抗戰以來，一戰於淝水，再戰於臨沂，三戰於徐州，四戰於隨棗。而臨

沂之役，靈忱率所部疾趨戰地，一夜夜達一百八十里，與敵板垣師團，號稱鐵軍者鏖戰七晝夜，卒殲敵師，是爲我抗戰以來克敵制勝之始。今茲隨棗之役，敵悉其全力，三路來攻，靈忱在棗陽之方家集，獨當正面，斷其歸路，殲敵無算，我軍大捷。假靈忱不死，則此役收效當不止此。今強敵未夷，大將先殞，摧我心膂，喪我股肱，豈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爲三百萬將士同胞之所同聲痛哭者也。抑中正私心尤有所痛惜者，靈忱之勇敢善戰，舉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則尤有世人未及知者。自喜峯口戰事之後，蘆溝橋戰爭之前，敵人密佈平、津之間，乘間抵隙，多方以謀我，其時應敵之難，蓋有千百倍於今日之抗戰者。蓋靈忱前主察政，後長津市，皆以身當樽俎折衝之交，忍痛含垢與敵周旋，羣謗羣疑，無所搖奪，而未嘗以一語自明，唯中正自知其苦衷與枉曲，乃特加愛護矜全，而猶爲全國人士所不諒也。迨抗戰既起，義奮超羣，所向無前，然後知其忠義之性，卓越尋常，而其忍辱負重殺敵致果之概，乃大白於世。見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猶多有之，至於當艱難之會，內斷諸心，苟利國家，曾不以當世之是非毀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非尋常之人所及，亦非尋常之人所能任也。中正於靈忱信之尤篤，而知之特深。靈忱亦堅貞自矢，不負平生付託之重。方期安危共仗，克竟全功，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志，爲靈忱與敵戰之始。抗戰以來，一戰於淝水，

此中正所謂於靈忱之死重爲國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雖然國於天地必有以立，而三民主義之精神，即中華民國之所由建立於不敝者也。今靈忱雖殉國，而三民主義之精神，實由靈忱而發揮之；中華民國歷史之光榮，實由靈忱而光大之。其功雖未竟，吾輩後死之將士，皆當志其所志，效忠黨國，增其敵愾，翦此讎仇，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蔣委員長這篇電文，不但可作張自忠將軍的神道碑，直不啻是國立的張將軍的紀功碑。情理深入，恩義周備，非張將軍其人其事，實不足以當之。而文章之優美，猶其餘事。從來學者之論究生死者，死有泰山與鴻毛之別，其能如張自忠死事之忠烈者，史或不乏其儔。但一個人的人生，能獲得國家最高領袖若是知遇之深，獎譽之隆，懷念之殷，悼痛之切者，歷史既不會見，亦實抗日史上第一人。生而爲英，死而爲神，宜爲國人俎豆千秋之對象耳。

忠魂義魄長伴梅花

張自忠的忠骸靈櫬，由宜昌運抵重慶儲奇門時，素車白馬，弔者塞途，民衆鶴立江邊大道，默默哀泣，蔣委員長且親臨致祭，撫棺痛哭。所有軍政大員，一律臂纏黑紗，登靈輦弔祭。十一月十六日，卜葬於重慶北碚梅花山山麓。一代英雄長伴梅花。其銘有曰：

「倭患始來，有明末造。底定功成，威渝征討。死灰復燃，踰三百年。極於今日，烈焰

蔽天。桓桓張君，志在平倭。喜峯臨沂，殊勛

壯烈殉國的張自忠

迭奏。江漢之原，實惟荆襄。沃野千里，自古戰場。悍寇乘之，狼奔豕突。君陣堂堂，當者辟易。受命專征，五月塵兵。靡晝靡夜，火星忽傾。其人雖逝，名已不朽。來者式憑，咨嗟萬口。英烈孰繼，烽烟未消。我銘其墓，以勵同胞。」

國民政府垂念忠良，曾頒令追贈陸軍上將，舉行國葬，入祀忠烈祠。並將湖北宜城縣，改爲「自忠縣」。宜城人士，又將南瓜店所獻之柴口壘鄉，改爲「忠忱鄉」，縣內長渠，改爲「忠忱渠」，以誌不忘忠烈。此亦爲歷史所罕見。其身後之哀榮，極爲隆重。在重慶開追悼會時，各方所贈輶聯，美不勝收。張滿會場內外，工整切貼者甚多，我記憶所及，有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一聯：「驅十萬衆，快九世仇，數中華男兒，盡讓將軍獨步；拚七尺軀，爭方寸土，是復興鐵券，豈惟吾黨殊榮。」

忠夫烈婦相成忠傑

抗戰勝利後，全國各界爲紀念忠烈，在上海舉行張將軍追悼會。莊嚴肅穆，場面亦極浩大。輶聯詩詞佳者，多刊於報端。孔祥熙先生一聯，清麗典雅，爲不可多得之作。聯云：「隨棗之役，勝利之基，日月麗丹忱，聯捷雄風青史在；長城而後，轉戰而死，河山繁碧血，從來名將白頭稀。」

詩詞最佳者，近代名詩人，有江南才子之稱

的楊雲史（圻），所作「賀新郎」詞，詞曰：

「拏却全軍墨，渡長河追奔逐北，胡兒褫

魄；十萬豺狼齊瓦解，漢幟平明皆赤。鬪困獸一身陷敵，衆寡懸殊都不計，猛無前鋒掃荆襄。賊。南瓜店，堪歌泣；喜峯急難英名立，奠蘆溝求全毀譽，看赤成碧。三載沙場千日戰，血洗英雄心跡。好頭顱今番非昔，雪涕良心安慰語，知將軍決死非今日，真勇將，謚忠烈。」

事之難能可貴，更足資崇拜者，猶不限於此。張將軍的夫人李敏慧女士，未隨張將軍轉戰各地，一直因病留滬養病。及張將軍殉國，左右初猶力予隱瞞，恐有傷其病體。稍後，始得聞張將軍殉國之耗，絕食七日，泣血而死。這較之魯詠安（前浙江省政府主席）之如夫人，墮樓殉夫，更爲節烈。消息傳出，國人再一次的大震動。忠夫烈婦，同時出於一門。在重慶開追悼會時，蔣委員長題額：「相成忠傑」。政府亦明令予以褒揚，並將其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單獨立傳。此乃民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立傳的人。生死尊榮，世之所稀。

古大臣謀國的心志

華北風雲緊張之際，日軍固劍拔弩張，我軍亦秣馬厲兵。而華北政壇與社會的風氣，則與北洋政府的軍閥時代無異。親日、反日與漢奸，龍蛇共舞，腐化惡化已至極點。「進德社」即爲此大社會的縮影（見中外雜誌第二二五期）。凡領師統兵者，一時皆成了天之驕子，區區軍師長之家，儼若侯門，笙歌麻將，晝夜相繼。以能充「清客」，趨承其門下爲榮者，更不乏過氣的北洋政府總長、部長、督軍、省長之流。其他高官顯

貴，尤目無餘子，以王公巨卿不若也。此輩苟苟營營，一旦尊榮，其貪生畏死之心，尤倍於常人，即無怪華北在抗戰期中，「不怕死」之人，真不多見。

二十九軍自長城戰役之後，除劉汝明一師外，餘皆久駐附近京畿繁華之區。環境所染，闖志亦不免因之減弱，將領尤甚。如某副軍長，即連納二妾，分置金屋於北平清華園與萬壽山之間。

某師長原籍江南，平、津兩地，則皆有臨時藏嬌的公館。安享逸樂，其置寇仇於腦後者，自非某副軍長、某師長而已。惟張自忠見微知著，復覺積重難返，當時，頗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

二十九軍中，以書生，而且受過相當高級教育的書生投筆從戎者，張自忠實爲一較著的人物。不但志行高潔耿介，持躬正直，操守清廉，有聲於二十九軍。因之取予之間，毫無苟且。其夫人李敏慧，在上海養病，不但醫藥費用短絀，即生活之資，亦不寬裕。有勸之寄其節餘公費的一部份回滬，以濟夫人之急者，張將軍則一口拒絕，謂：「前線將士正在艱苦中作戰，余何忍以國家之財，濟私人之用！」至其個人生活，亦常如苦行僧，節衣縮食，自以爲樂。雖常處繁華環境之中，絕未染上驕奢、淫佚、腐化之習。其所部旅長趙登禹，喜峯口一役，得揚名中外，但當苟安以後，富貴尊榮之際，竟沉淪於烟霞癖。英雄自溺，至爲可惜！丁春膏（華北烟酒稅總局局長）、雷嗣尚（北平社會局局長）累勸之秘密戒除，終於諾而未行。同樣的，張自忠也會一度烟霞成癖，但一聞忠告，雖在叱咤之間，却能從善

忠自張的國殉烈壯

如流，說戒立戒，毫無留戀。亦足見其剛強毅力的英雄本色，自非等閒之輩可以企及。

天津市長蕭仙閣，本一卑鄙的親日小人，不僅不得人緣，亦素為二十九軍將領所鄙視。在宋哲元壽母筵慶中，更被李筱帆當眾摑了一大巴掌。約半年後，在某次會議席上，蕭因信口狂言，與張自忠發生衝突。張憤極，也摑了蕭的面頰。

好事的新聞記者則隨處宣傳：「蕭市長連吃兩塊鍋貼，面不改色。」從此，人亦多稱蕭為「鍋貼市長」。此固可知蕭仙閣人格之卑下，亦足見張

自忠之族惡如仇。非其立身正直，心存俠義者，又莫克臻此。

大體言之，宋哲元以次之二十九軍人物，精通文理者，並不多。惟其於「扶正誅邪」、張自忠一生忠愛國家，不愧忠臣，蔣委員長表人物。尤當中、日兩國關係，尚未到最後決裂，雲人物之中，眞有古大臣謀國之心志者，亦惟張靈忱一人而已。

中外文庫

虹影夢

吳崇蘭女士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美金肆元伍角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定價臺幣一百二十元優待「時代文摘」及「中外雜誌」讀者祇收90元。

之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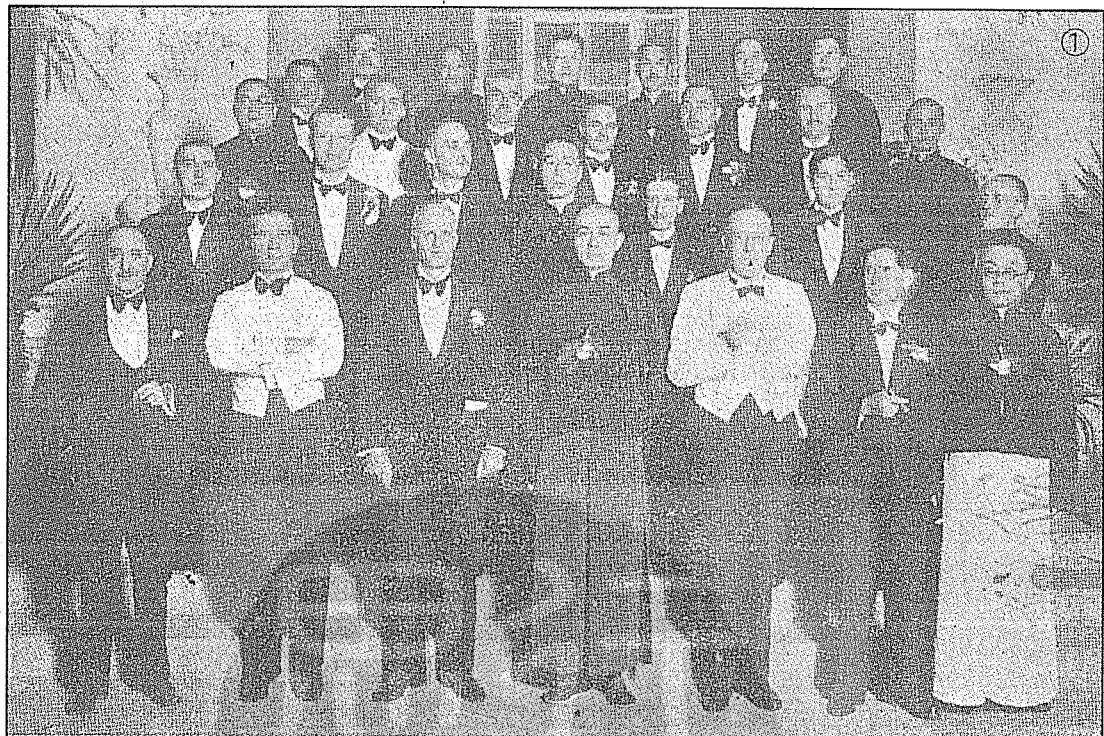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閎、詹天佑、王闔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五人功過成敗軼聞趣事，內容精彩，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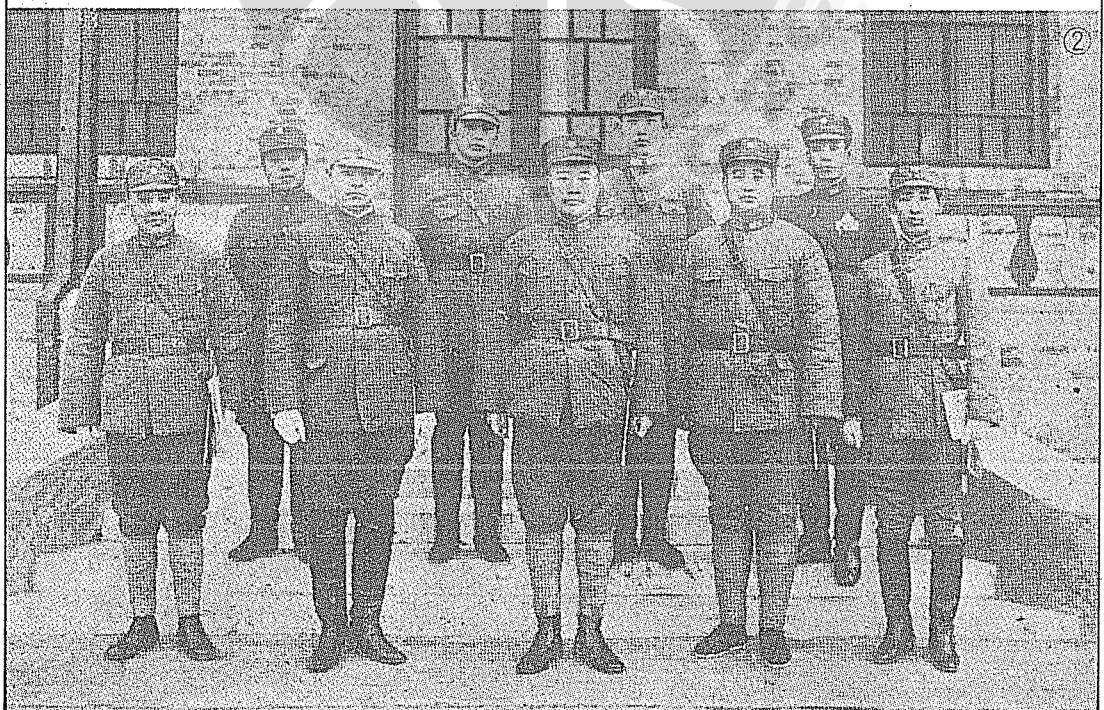
①



①民國25年秋張自忠(前排中)任天津市長招待各國駐津領事團，未邀日領事，預示抗日決心。

②民國26年張自忠(前左二)與宋哲元等合影。

②





①民國28年張自忠(前排右四)與馮玉祥(左四)在巴縣中學合影。

②張自忠(左四)在老河口與作戰將領合影。





①左起秦德純、張自忠、趙伯陶（河北省教育廳長）、宋哲元。

②張自忠與女公子廉雲、姪女公子廉瑜在北平西山八大處合影。